



崇禎朝紀畧卷四

江上遺民李遜之輯

十五年正月元旦上御殿朝賀畢下寶座南向立顧內侍命召閣臣  
未閣臣由殿東門入再奉旨迺至殿簷行叩頭禮畢跪以聽命上曰  
閣臣西班來蓋以師席待諸輔也閣臣起立不知上意擬取東西兩  
班上又曰閣臣西邊班來隨有一瀾下引而前上宣閣臣來諸輔趨  
進上曰古來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講猶稱先生尚存遺意卿等  
即朕師也敬于元旦端冕而求聖躬即轉面西向閣臣一揖曰經  
言尊賢也敬于大臣也朕之此禮原不為過今而後道德惟諸先生訓  
誨云政務惟諸先生匡贊之調和燮理奠安宗社民生惟諸先生是



賴又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而天下治平朕于諸先生有厚望焉諸  
輔臣跪謝不敢當上曰先生正是當敬的言之再三隨諭先生起諸  
輔臣始起轉下叩頭上還宮後復補賜聖諭時輔臣為周延儒賀逢  
聖張四知謝陞魏照乘陳演六人云

諭者省直十二年以前一應存留起解工供奉折錢糧盡行蠲免又  
以江南荒旱許各州府縣以麥抵漕百姓欢呼稱慶又從侍郎惠世  
揚請豁免十二年以前贖罰銀兩又發帑金二萬賑山東先是十  
三四年蘇松常鎮四府皆大旱蝗虫食苗民皆告飢浙西三府又大  
水為災一望漂溺漕儲缺額徵比無方而湖州一府尤甚十四年七  
月浙撫秦德清崇德兩縣尤遲允悞漕時政府方尚嚴切遂奉旨差

緹騎拿解兩縣印官崇德令趙夔自縊死德清令朱實蓮逮至京下  
獄擬罪時漕事亦已枘竣實蓮因具疏陳地方荒苦狀始得釋罪調  
用則屬宜與為政矣

朱君字子潔廣東南海人天啟辛酉方弱冠受知于先忠毅拔冠  
一經工詩文重氣誣屈蹟春開以荐幸授是官到任未一年也  
也心乎親著詩有冬春草吳亦租先生序之曰詩以言乎心之所  
之乎仁吾友子潔氏令臨溪著脩廬聲忽詔獄尋詔釋之還其官  
命草上言孝言忠言仁足令人嗟歎而不容已始侍御之冤當其  
仁慮無不可發而措諸事業其重勉手其大用凡所言孝言忠言  
御史張肯堂疏請還向來言事遷滴汝臣畧曰在諸臣率意敷陳罪  
止成于狂慙在聖明薄從降罰法姑予以困衡嘗讀其封事或欲征



求宜緩或陳刑獄宜寬或糾行間功罪之清或爭朝端名節之重或  
抨彈巨奸于氣馘方張之日或抵牾近習于威权思竊之時一腔忠  
愛天日共鑒偶經挫折便作逐臣雖盛世原無弃人何官不可自効  
於及之迴翔中外何如特加環召賜復原職之大快人心乎奉旨下  
部察覈於是原降用李清等凡 十人俱准復給事御史云

張公在言路頗著謇諤後官闕執遇  
變不屈蹈海從王全節而死事另有記

三月召對考選諸臣于中左門向解圍急著中原禦賊何策兵至之  
處作何轉輸災荒之民作何生聚足食足兵何以使民不困以蠲議  
緩何以使國用仍充其各悉心條奏時行取各兵官待命闕下皆仰祈  
宜恩援引適漕運愆期宜與目請速下詔科道命使之外頭催備于

是考選四十四人朱徽馬嘉植等咸授科道無改部曹者內惟劉廔  
祚以巡按湖南為賊所執不屈死雖姜埰在諫垣直言幾節幾斃詔  
獄此外無一人是副特恩者矣

禮科倪仁禎疏言臣等初授科例子朝房候見閣臣謝陞言及兵餉  
事忽曰皇上惟自用聰明以察為明致天下俱壞陞居位輔弼敢歸  
罪天子如此吏科朱徽廖國遴亦劾奏同之上怒下廷臣議死命削  
籍為民陞先任冢宰與唐世濟合謀薦逆案霍維華世濟下獄陞間  
任唯嘉羅後以南京右都御史莊欽隣為冢宰欽隣久不到任奉旨  
詰責調用復召陞為之庚辰冬同陳演入閣聖眷頗隆次年辛巳上  
命進寫孝純皇后同孝元皇后光宗皇帝御容一同迎入上親致祭



諸閣臣陪祭，陞獨後至臺省，忝之陞疏辯，謂臣將出門而衣帶忽斷，再續再斷，以是後期，乞提裁衣，等同班役，下法司訊鞫，雖奉旨免究，而上意已動，至是遂罷斥，夫以大正而委罪下役，其作事之乖亦見一斑矣。陞後降清，仍為大學士。

御史徐殿臣劾之，渤各疏糾輔臣魏紹乘，得旨准其請告。魏初與韓城善，每票擬輒效其深文，駁摘宜興入後，諸捕皆請赦，唯謹。魏常行自如，宜興心不甘，至是糾疏入，方一疏引疾，即票旨允，均未幾，費縣江夏亦相繼予告去。

起陞馬士英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金都御史，總督庠鳳等處軍務。馬先任宣府巡撫，為總監，王坤奏乞支用庫銀，事違，尚遣戍，責馬奉

貴州人，久僑居金陵，與東南諸紳往來頗善。至是以流賊橫行江北，會推鳳督列名其中，上頗怒，詔會推大典，輒用廢棄，家臣欺蔽殊甚。宜興奏曰：家臣豈敢欺，實以士英曾歷邊疆，有才可惜，今止開列候。皇上裁用，惟是不先奏名，明為有罪耳。上怒始霽，曰：馬士英既有邊才，即着他去，以此起官，則至有南渡之柄用矣。

上以寇氛未靖，民罹鋒刃，建齋南城，每刻子同中宮往誦佛，移時後還內禮科姜埰疏言：宗社之安危，非佛氏之禍福也。以九重之多事，對西竺之繁文，臣不敢以為可，且正德年之往，予皇上豈不見及此耶？御史廖惟義疏請驅真人羽士各還原籍，侍郎王錫衮請遣告人張應京，均皆不報。先是召應京入都，即傳部禮宴待，部奏會典宴法王

在大慈恩寺則宴真人宜在宮觀上遲回久之始可旋居在京至  
會極門賜賚甚渥比洪熙時所賜逾數十倍諸司各敢執奏去已加  
王錫系承俸一級嘉其諷工事佛寓規于愛也

宮中舊規上每年於底書符召仙或召將叩以本歲事無不應考至  
是年召之不至良久云帝下臨批云天將皆已降生人間各可應  
召者上再拜叩問天將降生意欲何為尚有未降生者否云惟  
漢壽亭侯受明厚恩不肯降生餘無在者批畢寂然再叩不應矣

六月十九日上召會推諸臣吏尚李日宣禮尚林欲揖左都王道直  
禮侍王錫袁蔣德璟左副都房可壯掌詹李紹賢兵侍吳姓刑侍惠  
世揚徐石麟工侍宋政詹事黃景昉丘瑜通政使沈惟炳大理卿張

三謀諭德楊觀光共十六人來中左門徐以病不至同輔臣賜飯畢  
先召諸輔臣入德政殿賜坐次輔賀逢聖時已奉旨允放猶被召入  
見忽放聲大哭不止久之召兵部詢邊事又召日宣道直入頌之諭  
曰卿二人不須召對俱令出上移駕入中極殿輔臣亦入殿留坐賀  
復放聲大哭拜跪數十不止命之出殿行五拜三叩頭辭朝復大哭  
不止見者怪之免出方召預推涉亟入行禮畢令入殿內依班魚貫  
立御床東上曰逆奴未滅流寇猖獗天變民窮卿等有何嘉猷奏耳  
即令各依會推次序過奏對畢殿內先備酒六卓將賜語臣坐宴  
而房宋張三人奏對不稱旨上遽傳令各回衙門遂遽出是夜傳旨  
命德璟景昉姓三人入閣而以濫推多人責吏部回話



賀公居身清正不和于時故再召未久旋即告歿家居武昌十  
年獻寇破城全家殉難大節凜然此時陸拜痛哭豈非憂國憂君  
明知禍敗之者流或反以怪異目之笑噫

二十一日上召府部九卿科道入政弘門賜飯上御中左門皇太子  
定王永王左右侍立各官行一拜三叩頭禮朝東宮亦一拜三叩頭  
朝二王一拜一叩頭上召黃袍東宮二王俱亦紅袍上喚吏部尚書  
李日宣其聲頗厲次喚吏科都章正宸河南道張瑄副都御史房可  
壯工部侍郎宋致大理卿張三謨各道跪上曰赦卜大典如何濫推  
許多如房可壯等三人果堪推舉麼責令回話為是支吾日宣奏從  
不敢徇私上曰前爾奏當秉公執法惟知有君父不知有私交知有  
國法不知有情面你那一件不是情面朕數次優容全不悛正宸

奏日宣素是游移臣前有公疏糾他此番實不敢徇私日宣奏可壯  
素有丰采宋致年少向學三謨亦曾掌河南道道上怒曰任了錦衣  
衛通着拿了王錫衮着改吏部侍郎署印日宣等六人去剗拿出天  
怒方震諸臣相顧失色德璟姓跪辭新命回奏臣等亦在會推中諸  
臣死有罪臣等豈能自取上曰已有旨了輔臣奏赦卜大典尚望聖  
慈寬宥左都王道直奏頃會推俱是家臣與科道商確臣不敢置一  
語上諭此後赦卜只用翰林其各衙門問推一二人不許多推旋令  
各賜茶餅訖明日有旨下六人刑部向日宣等三人戍邊可壯等三  
人削籍又以認罪不當刑部侍郎惠世揚或認初次不與推考流  
言入內及再推又有不與者陰行中傷復有二十四氣之目徑達御

前皆以小人傾陷致上怒如此  
增鄉試解額北直生員七名監生十名南直生員十名監生五名浙  
江江西福建湖廣各十名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各八名廣東六  
名雲貴各二名獨河南以寇亂停試至次年春始補何瑞徵朱統鈔  
主考南北公行賄賣以闕節中書居其大半時有對云不用孔子不  
用孟子只取公子不要古文不要今文只取真紋吳郡有捲堂文又  
有四書成語編文悲快人口

起孫傳庭為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總督陝西軍務勦寇傳  
庭至西安檄召諸將聽令各以兵來會免集乃縛賀人龍責之曰尔  
奉命入川討寇開縣諜攻猛帥以孤軍失利獻賊出柙朕尔之由尔

為方帥遇寇先潰致秦督秦撫委命賊手一死不足塞責也遂正法  
軍前將將莫不動色目以人龍兵分隸將收刻期進討人龍未賄人  
初以諸生効用佐督檄討賊有功總全陝兵降賊多攻之人龍推誠  
誠以待往得其死力襄城之役朝廷疑人龍與賊通密勅傳庭殺  
之賊聞人龍死酌酒相慶曰賀瘋子死取關中如拾芥矣

命侯恂以兵部侍郎總督援勦兵討賊與孫傳庭協力援開封七月  
賊圍開封久先召總兵許定國以山西兵援之兵潰于鞏懷時督師  
丁啟濬保督楊文岳合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洪軍次于朱  
仙鎮與賊壘相望啟濬督洪軍進戰良玉曰賊鋒方銳未可擊也啟  
濬曰汴圍已急豈能持久必擊之洪乃請詰朝戰良玉以其兵南走



襄陽諸軍相次而退營亂啟濬文岳聯騎奔汝寧賊渡河逐之追奔  
四百里喪兵馬數萬啟濬印劍俱失子問逮啟濬下獄文岳革職聽  
欺後閏十一月賊攻汝寧文岳以兵救之不克城破賊執文岳及分  
巡金事王世琮殺之世琮屢却賊有功賊射矢貫耳不動號王鉄耳  
賊久圍開封城中食盡人相食周王先後捐庫金百二十萬復捐歲  
祿萬石以養兵國廩空虛官人咸有飢色城北十里枕黃河巡按高  
名衡推官黃澍等守且不支特引河水環濠以自固更決隄灌賊可  
潰也九月河決賊先營高處拉移營不及亦沈其卒萬人河流直衝  
汴城勢如山岳自北門入穿東南門出流入渦水驟長二丈士民  
溺死數十萬巡抚各官咸乘小舟至城頭周王府第已沒從後山逸

出西城樓率諸王及宮眷露棲城上雨中七日督師侯恂以舟迎王  
及巡撫推官黃澍從王乘城夜渡達隄口諸軍列營朱家寨賊乘高  
據筏以矢石擊汴城北渡共城中遺民尚存數萬賊浮舟入城盡擄  
以去河北諸軍以大礮擊之奪回子女五千餘人舊河故道清淺不  
容尺蹄德隔斷在河北邳虜以下皆被其災汴城隍麗甲天下群寇  
心艷已久前後三攻之士馬死者無算賊積恨矣必拔之懷灌城之  
謀所以子女珍寶山積不忍弃之水族至是河大決百姓生齒盡屬  
波臣斷垣蠹水工數堞隱見而已黃澍以守禦功召對特授御史即  
發十萬金令澍齎往以三萬賜周王餘分賑宗室及被難飢民  
禮部疏題謚典五年一舉今自特賜外不無久停即如逆瑞一案諸



臣慘死者衆而得謚者止楊漣魏大中高攀龍周順昌周起元繆昌  
期六人無容議外其未得謚者則尚有左光斗李

人今恭繹明綸仰見當時慘死多人若左光斗等正在皇上垂憐洞

鑒中謹將諸臣本末開列上請一體加恩易名云云奉聖旨易名大

典宜核公評所列慘死各官即着該部科會同詹翰儒臣察明觸奸

本末章疏實據及本官生平品行是否允愜逐一核議具奏

按謚典必由部疏請旨俞允然後詹翰儒臣擬議送閣中具揭  
題奏崇禎初蒲州為政目姚文毅之議先題趙忠毅公等十二人  
同維中惟楊忠烈高忠憲魏忠節周忠介與馬續經鄒惟連張國  
維凌義渠姚思孝諸公催請雖有旨下部終未高閣至十一年給  
諫然維典特疏奉先公奉旨下部終未高閣至十一年給  
留意此言後如李清沈胤培戴明說公極力贊之疏請再  
又同維典後人陳之嚴旨催覆時宗伯林欲楫祠司吳康侯  
于郵忠大典漢不關心亦不知此君之始末但憑胥吏呈稿至

以未謚周繆二公為已謚又不在慘死之列如丁乾學者亦混  
入焉因奉核議實據之旨遂終于見格矣此沈公面語遜之云  
弘光時復賴李沈二公疏催宗伯管公紹寧疏  
清乃得全給一代褒忠之典始大備矣

八月十九日早朝畢上即登文昭閣在皇極殿東上步下閣御德

政殿召五閣臣言文昭閣兩旁可建直房朕不時召對及講讀保

疑問先生每往來以便宋人之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

時少又問永樂大典及大學用人理財諸臣各有奏對上曰言京中

宜積貯奉乞又言屯田也是要緊又言漕運海運涉黃河一帶修

築如何德環對自董家河起即用泃河不用黃河一路較平穩上言

京中運糧車戶之苦德環對車戶脚價原有輕齎銀可用只須給發  
外面百姓尤苦練餉之加須是浙二減省工默然翌日命于昭文閣



左右各設直房云

八月廿四日講讀畢上召五輔臣入文華後殿手批一本問張溥張采何如人延儒對讀書的好秀才上曰張溥已死張采小官科擢道官如何说他好延儒對他胸中頗有書會做文章科道官做秀才時見其文章又以其用未竟而惜之上曰亦不免偏延儒曰張溥黃道周皆有些偏只是會讀書所以人人惜他上默然德璟曰道周前日蒙放他極感聖恩只是永遠充軍家貧子幼還望天恩赦放上微笑延儒曰道周在獄中尚寫許多書即向前章奏俱是親筆寫的德璟曰道周寫有孝經一百本每本做有一篇文字多是感頌聖恩景昉言皇上表章孝經可以道周寫內有聖德頌極感聖恩演言他事親

心極孝德璟言皇上問知樂之人即道周便能知樂姓言道周各不博通且極清苦德璟言道周子方十歲但得免其永戍便好延儒言道周也不在永戍不永戍就是讀書也還用得上不答但微笑而已翌日遂奉手敕云昨先生面奏黃道周清操博學見今戍遠子幼朕心不覺怜悯彼雖偏迂經此一番懲創想必改悔人才當惜作何赦罪酌用先生每密議耳奏輔臣具揭回覆即奉御批准赦免復原官諭吏兵二部一時臣民無不鼓舞以為聖王轉圜之美而與興之樂言匡君心者一端也

九月十八日御日講論語子罕言節上召輔臣問夫子論仁如欲立欲達克己復禮天下均仁及出門及民等章言仁終多何云罕言

延儒對言此即性与天道不可得而聞之云德環對聖人未嘗不言  
只門弟子悟者以為言不悟者以為不言耳又問命与仁如何分別  
德儒對只是一理在天為命在心為仁又問一日克復天下為仁便  
是修己以安百姓之語正言聖見極明徹延儒言帝王學問只是明  
位新民德環言明位在于天下便是天下為仁頃之語正言及起廢  
承舉葉廷秀成勇最有清望上領之又諭至冬祭太廟宜用何時位  
環對會典原言定時子日高子丑二時德環對古祭祀只言質明厥  
明似用寅時為妥

十月十七日講畢上与閣臣議東宮移宮事出黃匣內欽定官屬條  
約八款皆御筆也首款離間親工上曰言潛邸孤危情事且指誑嚇

給諫四字云中難及云時方有選九嬪之旨又東宮年當選婚故議  
移居于外廷婚尚未選又方在嚴冬德環曰微言天氣寒凍牲即繼  
之云天氣正寒稍緩如何上曰即俟二三月不妨未幾罷選嬪東宮  
目亦不迂

皇極門外兩廡四十八間除曠八間實四十間東二十間為實錄玉  
牒法館及東閣會坐公揖爰西二十間上十間為法王館下十間為  
會典法館定王書房在西第六間第五間懸先師画像四配侍側及  
永玉出湖移定王于第四間永玉在第六間王初出向先師四拜三  
叩頭以後一拜三叩頭第三間第七間為二王退居爰餘三間則大  
瑞內閣講員會集處也定王中宮周后出辛巳受封年方十歲壬午



正月出湖永王東宮田妃出壬午受封年二十歲癸未八月出湖皆命選新進士為簡討助教等官為待詔充講讀以兩房兩殿中書充侍書故中初開館內湖連到三日提調講讀以後不復到上愛詔王令隔一日則輪一湖臣提調初開講日四拜禮以後一拜不叩頭讀四書、經各五遍講四書、經各二遍用酒飯畢再入侍王寫做湖臣至案前觀王親寫十字餘俟詔臣退後寫足送湖、中批圈進呈御覽

十月初二日詔誅兵部尚書陳新甲、起家乙科由邊道陞巡抚丁憂楊嗣昌荐其才奪情起宣大總督嗣昌入湖繼任中樞考為傅宗龍、免罪遂陞新甲為大司馬附嗣昌力主款議當張若麒

督戰敗逃後特遣馬紹愉往義州款款竟得媾書紹愉幾被殺匍匐竄攻臺省惡其辱國交章劾新甲奸狀上雖怒隱忍未即發遣新甲有疏細陳款中多援引聖諭此疏誤為書役發科抄傳兵科按疏糾叅上意新甲見責嚴旨切責回語新甲回奏絕不引罪反自謂其功有其事人以為功而實正之大罪等語上大怒着刑部提問部引失陷城寨律秋後處決左右有為營解者以虜未薄城為言上曰辱僇我七親藩不更甚薄城乎下部再議司寇徐石麟曰言新甲陷邊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親藩七此從來失事未有之奇禍亦刑書所不忍載之條例也當臨敵缺乏不依期進兵榮應回而失誤軍机事斬決不待時旨下即會官處決

左都御史劉宗周到任上言六事一曰建道揆京師首善之地先臣馮從吾立首善書院請復之以昭聖明致治之本一曰貞法守高皇帝焚錦衣刑具一切獄詞專聽法司不必下錦衣并請罷東廠緝事一曰崇國体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令九卿科道會詳之乃付司寇擬辟乃得收繫此于禮遇之中不忘禮遇之言一曰清伏奸凡禁地匿名文書一切立毀一曰懲官邪京師士大夫与外官交際愈多愈巧彈劾之後惟祈嚴斷一曰飭吏治之敗名如催科火耗詞訟贖鍰已復為常例矣朝廷頒一令一令即為與躐之始地方有一事一事即為科歛之藉至于營陞訪荐巡方尤甚請以風憲受賄之律為科道考核之第一義上嘉納之未幾有武英殿中書王

育民謂宗周於私寓出員外郎孫順所餽金宗周自劾被逮育民下刑部究問

贈左輔臣文震孟禮部尚書詹事姚希孟禮部右侍郎各廟一子入監給与祿得祭葬震孟以日講受知特簡入閣為温体仁構誣疏奏聞任止後温犹在事按按不敢具題戊寅年吏科吳麟徵有疏言之韓城擬票郵典自出朝廷何得徇私市恩御筆抹去止票該部知道希孟以鄉闈子滴南先震孟一月止按按以舊講官例為之疏該部覆如例議郵時張玉蔭當國票旨以駢語四六新經申飭疏語違式議更按按部科各官而復空所請至是已越四年莫敢言及矣宜具當國方措抹公論以收輿望遂從部覆如舊例予郵云



十月初八日、北兵大舉分三道、從墻子踏入、至界嶺、青山、即破遷安、  
三河、通州、薊州等處、已分道一往真空、一次河間、一至香河、又分別  
部破臨青等處、一路勢如破竹、直抵山東兗州、破之、執魯王索金、王  
不勝辱、自縊死、信陽王及監軍道子維新、知府鄧藩、錫推官李昌期、  
滋陽知縣郝魯聲、副將丁文明、俱死之、又破萊陽、鄉紳侍郎宋政、吏  
部員外宋應亨、中書趙士驥、俱被執、不屈死、事聞、上素怒、御中左門  
召百官戒諭、數百言、尤深、自引咎、諸臣皆叩頭、詔死、次日下詔、罪已  
曰、比者災害頻仍、干戈擾攘、與思禍變、罪在朕躬、勿敢自寬、敬于宮  
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視不勳、戚文武諸司等、及有奏事、赴弘政  
門、報名候召、善自十月、至次年四月、北方兵始出口、而破城邑、自薊

通等處、直至山東一省、無不被蹂躪、其已巳以來、四次警變、未有甚  
于此者、考也、

行人司副熊淵元、因見上罪已、求言、詔即疏求、獨對、上因召入、臣以  
殿開元、請屏輔、臣退、後有言、上曰、輔臣原管密勿、可以不退、淵元  
奏、皇上聖不自聖、求賢自輔、使大臣皆以皇上之方寸為方寸、天下  
太平矣、又奏、見賢焉、始後用之、等語、上曰、見字最重、要見如何、是賢  
開元奏庸人在高位、相繼為奸、造言官、殺其死而誅之、而敗壞已不  
可救、上云、多事之秋、責備人主、責備輔臣、是大題目、又云、軍興、旁午  
多有小人、挾私罔上、尔必有私意、開元奏、臣如有私、乞勅輔臣面奏、  
上因令補奉、逾日、補奉言、昔日輔臣繁刑、重斂、屏棄忠良、故人得而

攻之今日輔臣奉行詔意釋纍蠲逋起弄賢才皆其所引用偶有不  
平私相慨嘆而已孰便起而攻之若皇上不加体察一時將吏狃于  
賄賂雖失地表師皆得妄罪誰復為皇上捐軀報國者疏入上大怒  
批旨以言諛潛捕弼校托机密着锦衣衛拿問  
給事中姜琛疏言皇上修省罪已于言良淳致戒豈有厭薄之心  
哉言官持論太急亡當聖心此言良之至也聖詔不云代人規邇焉  
人出脫者皇上何可見而云然乎於言奏知之乎抑出于聖心之懸  
揣乎今如二十四氣之蜚語必大奸巨慝惡言良之不利于已而各  
以中之不激皇上之怒不致箱言良之口人將爭效寒蟬誰復而皇  
上言之者時有投匿名文書者詆各臣為二十四氣者故採疏及之

上大怒命送錦衣衛打問与開元同日下獄已而以廷臣救重下嚴  
旨并責錦衣溺職着再行嚴訊打問再四謝上下刑部以罪司寇徐  
石麟洵议坐二人配贖聖旨以不具招飛司官石麟洵任該司劉沂  
春革職開元殊各廷杖一百仍發刑部议罪再問再駁係獄年餘至

十七年二月始各允遣戍放

如聖諭天下祗畏臣衙門之刑不畏朝廷之誅

進自序畧云二十九日召對死罪劉宗周等獨諭金吾駱者性  
日進自序畧云二十九日召對死罪劉宗周等獨諭金吾駱者性  
忽以手執元必則有主使不引拷訊是汝不忠駱出方沉吟道上中使  
同列曰取何可殺瑞亮亂政時田爾耕斃涉言也駱失色語同列  
感歎悅開元勿語者以對先一梭一百敲又忠憤及姻朋輩私相  
垂斃始還獄初二日又夾打五十損復去衣打四十大碍于首  
矣金法已窮思之三日似有鬼神云通乃所繳前密諺曰誠  
輔考為一紙開元所供之刑言為朝廷之誅



擬罪律沙市朝始可昭垂後世初四日上以謝詞發濶延儒叩首  
曰能開元南人不任刑今已至矣願付刑曹上用言云刑部且手  
詔若金吾日招為欺競玩狎責堂司官開元珠各杖一明也刑部疏上  
以不審不招為欺競玩狎責堂司官開元珠各杖一明也刑部疏上  
夜臺再四稍有人心莫不淚落而科臣廖國遠語同官曹良直以  
緩死之故直即疏言金吾漏泄機密功于已過于君毒我  
此幸雖金吾日不識言臣何更上言能開元更金吾過日外廷有人  
言汝金吾不明利害何敢漏泄且臣西班不與東班往還何處漏泄  
但臣寧不向姜棟屬鎮司向臣奉詔不得開往還何處漏泄  
輔元第邦臣見官御史或與邦臣商遂問于外敢上日朕司吳邦  
不究矣嗟乎人皆一死開元獨千有死非至尊弘宥能免茲棘手亦  
潤十一月二十九日召對百官議督抚去留事畢諭科道官來吏科  
都吳麟徵首為姜棟求寬上曰目今奴入已及兩月任其焚掠慘不  
忍言時聖容惻然且垂涕言曰朕在面目見尔等言官當言的  
不言二十四氣之說事同匿名屬見章奏不引不于姜棟疏上一問

言官為朝廷耳目如已不正何能正人麟徵奏能開元亦以詰奏輔  
臣得死諫云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賢相封疆敗壞豈得不責使首輔  
總是姜棟出語不倫開元亦是熱腸上曰開元假托機密陰以諂潛  
漸不可長前旨已明各科道俱有奏對言督抚封疆涉予御史楊若  
檣舉西洋人湯若望製火砲禦敵左都劉宗周奏國之大事以仁義  
為本若望向來倡說和教堂中國若用其小技以禦敵豈不貽笑  
上曰火器是中國長技若望以此不引外夷宗周奏若望小技何益成  
敗目今亟慎選督抚若文官不取錢武官不怕死何愁不太平只說  
選才望不論操守使貪使詐貽禍不小曰言范志完操守不好貪刻  
冒兵以致軍心渙散又奏朝廷待言良畜有体即有罪乞下法司今



能開元姜珠曰言下詔獄大于國体有傷又言臣宗周前亦曰言得  
死荷皇上優容臣何幸而逆上恩二臣何不幸而不蒙寬宥又如黃  
道周言語激烈有朋友不能堪也皇上死待以不死又蒙起廢二臣  
顛直不為道周、何幸而逆恩二臣何不幸而不蒙寬宥上曰三  
法司錦衣衛俱是朝廷衙門你說待言良有体何使貪賍壞法欺君  
罔上通不該問了宗周伏地引死上曰黃道周宗周他有學有守用係  
特恩怎引他比例似何復物偏过律何都察院卿等起來宗周  
候旨起參輔臣同出班跪為宗周求寬宥尚林欲楫刑為徐石麟工  
尚范景文兵尚張國維兵侍馮魁亦皆跪求上曰能開元這疏空有  
主使想是刘宗周主使了金都金光辰奏宗周賦性砥直容也不會

与開元不相往來臣与同及極知他在衙門百事整頓也年可念工  
以金光辰也着议起已五府勳臣同出班跪求寬宥上曰面諭甚明  
卿等不必申救宗周光辰先出候旨諸臣各退上召輔臣再入隨侍  
旨刘宗周革職刑部议死閣臣持不殺仍原旨同捧至御前跪奏力  
救首輔廷儒言之甚緩上不许陸璟奏首唐太宗惡魏徵直諫笑欲  
殺他入宮為說須殺此田舍翁皇后具款賀曰君仁則臣直諫未畢  
上遽曰唐太宗我所不如若闈門德川朕亦不學他陸璟奏皇上是  
克舜安肯學唐太宗只唐太宗巧于取名上曰如何巧于取名陸璟  
对人臣敢言的用之則名在人主罪之則名在臣下太宗本不喜魏  
徵故優容他以自成其名上曰如何回法輔臣復緩解之上遂奉草抹



去刑部议死四字

家宰郑三俊上直臣可惜疏曰刘宗周与臣出处畧同迂愚每足賈  
死于明时拙讷何亦恒见原于君父昔年罷弃分正首丘今喜起廢  
忽動聖懷特達蒙知一也自入朝端独行踽步華年茂貞女相率  
視為朽人同流合汚女又爭目為怪物群猜汚腹冰炭雜入生憂  
畏訊又一也司寇徐石麟疏曰魯論古者及有三疾一之中矜愚  
居二矜考不必皆廣二考必矜愚考不必皆直三考必愚故孔子思  
之今刘宗周直有此二疾其矜愚可厭其直可思皇上欲求變通  
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廣頑立懦維風易俗之臣舍宗周  
與誰及今用之就可收後效自茲以往老矣已矣欲再見此正襟

危廉巖：冷：之老臣不可得矣時又有舉人祝淵上疏請用宗周  
命下刑部议死

副院張瑞疏奏極貧御史王志季前揭蘇松惟賍贖是求郡縣爭伺  
富民緣飾賍款以供空意每一訪犯贖即盈千緡上又加五六百兩  
不等京師綉舖多本地巨商各商寫會票十餘萬金不脛而走  
家漢相載輜重揚入都至今數年濫橫之迹枕人切齒又幸極  
廣御史成勇時二人皆以忝樞輔乃死法立身死殊起會各別在勇  
直抒可見可詆拂士之糾奉自知公訟不容止如奸人之善醜而已  
存旨志尋提問勇部议起用

十六年癸未正月當大計外吏二月當會試取士以邊警隔阻外長

入覲与奉人会试者俱不得前乃改五月大科八月会试九月廷试  
屆期欽命并研陈演通州魏藻德為主考官通州係庚辰科進士不  
三年即入劄又越同中三人為副考皆出特簡云

三月改礼部郎中吳昌時為吏部文選司郎中昌時好結納吳與  
之再召吳昌時奔走効力居多至是出入幕中与侍史交通探聽閣  
中消息在外招搖市权而醉心吏部詔誅乃一日稱吏部郎即死可  
不恨宜吳亦取借此塞望而遠之及入吏部而愈不可遠先是却  
三俊嘗問徐石麟曰昌時何如人石麟曰君子也善畏乎穢深取譽  
之三俊不悟往时科道年例在二八月科一人道二人昌時為改特  
廣其數例轉科臣范士髮等四人御史陳蓋等八人科道群執大漢

掌科吳麟徵掌道祁彪佳率同官面折之昌時怙意自如科道皆惡  
之矣又宜吳自恃聖眷忽視同官同官咸愠之而罷內操撤殿詆予  
皆內監所不喜司礼王之心嘗告宜吳云我輩才力有限求老先生  
包容宜吳不以為羞及以督師出誤信門生范志完之大言一以軍  
情委之迄各成功上方時遣人偵候于左右之潛入而禍不可解  
上諭內閣楚寇披猖朕當親討次輔吳姓仰体朕意命以原官兼兵  
部尚書督師勦寇特賜尚方劍以重事权加賜銀蟒等項以示眷礼  
又給銀五萬兩銀牌銀花等項充犒賞之用  
四月上諭首輔周延儒卿以元臣自清川邊星馳就道深可嘉尚特  
賜軍前賞功銀十萬兩銀幣各項俱全又特賜手諭云卿以原官督



師、閩寧、薊、密、昌、宣、通、津、保、東一切督、抚、鎮、將、主、客、兵、馬、并、京、營、兵、將、悉、听、節、制、至、其、竟、以、軍、法、從、受、有、功、的、立、以、陞、賞、仍、着、兵、科、方、士、亮、賊、方、尹、氏、興、隨、以、監、紀、功、死、不、時、馳、抵、惟、鄉、股、肱、元、輔、方、依、賴、倚匡、勦、不、忍、指、離、左、右、周、召、席、存、命、吉、征、唐、裴、度、朝、天、秦、凱、名、高、青、史、干、古、同、符、指、日、功、成、星、馳、入、洛、慰、朕、側、席、佇、望、之、意、時、北、兵、將、出、口、軍、兵、以、誘、即、以、而、興、化、先、存、命、討、賊、共、尚、遲、回、未、出、旋、存、上、諭、曰、輔、臣、吳、牲、存、命、督、師、三、月、以、來、迂、延、不、前、將、出、都、門、籌、畫、不、固、若、在、川、間、何、以、制、勝、還、宜、在、濶、料、理、不、必、督、師、回、具、疏、請、飛、即、存、旨、着、致、仕、未、幾、与、宜、兵、打、繼、遣、緹、騎、速、回、南、兵、尚、書、史、可、法、有、疏、申、救、乃、免、死、遣、北、岳、以、十、月、初、八、日、入、口、由、薊、通、直、至、山、東、於、三、月、初、入、莒、州、城、春

馬、伏、息、京、師、寂、然、各、警、矣、四、月、初、一、赤、明、忽、自、南、來、舉、朝、復、大、驚、初、五、日、上、御、平、臺、召、三、閣、臣、詞、氣、甚、厉、云、朕、臥、病、征、首、揆、周、疏、云、臣、願、代、往、上、仰、向、而、視、搖、手、不、言、周、起、陳、演、跪、云、首、揆、濶、務、殷、繁、臣、可、去、上、搖、首、如、故、陳、起、病、在、環、跪、云、臣、可、去、上、復、如、前、蔣、起、周、再、跪、請、以、上、回、顏、冷、笑、曰、先、生、果、願、往、朕、在、宮、中、看、至、齊、門、正、在、此、刻、一、出、朝、門、直、向、東、小、慎、勿、轉、西、知、首、揆、在、西、當時、一、各、料、理、不、乃、不、休、思、而、出、至、齊、化、門、叔、宿、城、樓、題、詩、隨、征、官、及、勅、王、已、到、四、鎮、劉、澤、清、唐、通、周、遇、吉、亥、以、功、初、六、日、至、通、駐、紮、北、返、勁、兵、東、起、津、門、西、至、涿、鹿、亘、三、百、餘、里、車、載、騾、駝、核、排、檉、擁、遠、近、砲、聲、日、夜、不、絕、首、揆、在、通、城、与、四、鎮、登、隨、征、各、官、一、各、子、惟、內、務、而、論、之、浮、切、外、驚、出、口、之、驕、嘶、近、憂

通城之脆薄及兵收之寡弱而已五月初六日烽火起息各處解嚴  
通城犒文武再慶太平越四日還朝為初十上午即入文華殿陛見  
歡迎親手扶握慰勞倍至告假休沐不允十五日賜閣臣羊酒陳蔣  
二相疏辭託伴食方負慚遂收成命首輔亦疏辭竟同准允十八日  
蔣更禮兵三部查閣臣視師凱旋優禮之宴如何蔣至各兩進儀俱  
駁情理未盡廿三日傳府部九卿申刻平臺候旨接出聖諭首輔周  
延儒朕所敬信不謂亦有蒙蔽著議處逾日議處疏上旨下沈予致  
仕賜路費銀百兩後恭疏日甚向之最扣暱者出詞更毒如袁彭年  
之輩皆各自為地急自別言祀周黨也蔣拱宸朋比為奸一疏恭吳  
昌時贓款多實七月廿五日中左門疏瀦昌時事詳即日遣緹騎逮

首撫十月初八日抵京自疏願戍衛邊不取舉朝亦無敢有下援救  
語者矣

五月以倪元璐為戶部尚書仍置翰林院學士故多浙人不為戶部  
又以信臣改任皆破格也上召對向蔣嘉志念忠謀才猷敏練於  
奏井有條又諭曰帝王用才致治原只一二人周之四友漢之三  
傑即太祖所用文臣亦不過劉宋數人耳又諭祖制不用浙人為戶  
部今用之為急只以通融又諭以餉不濟則兵不強兵不強則國  
不為本元璐曰臣奉命今皇上必欲臣做臣有三做一實做與兵  
部合算必先準餉以收兵國準兵以收餉一大做求民間大利大害  
一舉與除不以小生節徒拉救一正做以仁義為根本禮樂為



叔與政有厉民者臣必為民請命上曰有學問之言死受子與兵部尚書馮元颺高互稽之籍印請以戶部一司官兼職方俾以察核諸鎮將士有崇以人沈廷揚獻海運策元颺奏請試引乃以廟灣船六隻聽運進月餘廷揚見元颺驚曰我已奏開工詔已去矣何尚在此廷揚曰已去來矣運已至元颺又驚喜奏開工上亦喜命酌議乃以每歲糧船漕與海各相半行焉至甲申二月首輔陳演以元颺詞不達錢穀奏上命罷司農任仍還溝壘三月之變從容自縊死倪鉉任後以吳履中繼之

五月十六日上御皇極門召涖臣及吏戶兵掌印官兵科都給事中過籠出手勅欽定督抚去留云薊遼只須總督一員擇敏練幹才任之遼撫一員黎玉田鎮臣一員吳三桂專任澳寧勦寇山永按臣一員李希沆照舊鎮臣一員盧天福是否堪任着另推薊密不必分作二鎮俱着順抚三屯鎮管轄即着王繼漢唐通料理督師保督俱不必設呂大器趙維岳回京另用保抚徐標新任可用鎮臣另推通州只設鎮臣以副統領其餘要害須派以設信守防先時有傳不致臨事張皇時以督抚增設太多因議裁汰赫格整頓一新然總兵贅濫數百員副叅以下尤多皆未及汰大抵樞部以此為文結納賄地雖屢經票擬駁權亦置之邊予高濂此邊予敗壞大病根也上召保定巡抚徐標入對標曰臣自江淮來教子重見城陷憂國蕩然一息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蒿雜犬無聲曾未遇一耕者土地人

氏如今有幾皇上亦何以致治乎上歎噫泣下標又曰天下以邊疆  
為門戶、固則重與、其亦更莫若修內治、重守令、賢則以  
簡刑清而盜自息、上曰諺云不實心任事、以至于此、皆朕之罪、標又  
言車戰墾田、上善之、標四月己卯受事、辛卯陞見、賜金幣、至是復在  
善上深憫、歲氏欲召、詳也、標在任、能殫力任事、甲申、去大寇、臨城  
竭節固守、知府丘茂華先已通賊、輸款、標執之下獄、親自登城、晝夜  
守禦、而叛兵劫標殺之、出茂華于獄、遂檄屬縣俱叛于寇、  
命孫傳庭特加督師、總制、應鳳、江、楚、豫、川、勦寇、軍務、並總督三邊兵  
部、尚書、呂、大器、以兵部侍郎、總督江、楚、應、皖、等、處、軍務、各、給、以、川、間  
賞、銀幣等項、差、及、星、級、解、至、軍、前、聽、用、

懸賞格擒斬闖賊李自成、賞黃金、爵通侯、擒斬張獻忠、賞五千兩、官  
一品、世錦衣、指揮、及、

六月癸亥朔、戮叛帥劉超、劉越、各凌遲、傳首九邊、妻子、給付功臣、為  
奴、財產、入、及、旧制、朝、臣、傳、刑、時、以、超、等、拷、問、垂、斃、改、初、一、日、辰、時、祭  
告、午、時、獻、俘、上、御、皇、極、門、兵、部、以、獻、俘、禮、百、官、致、詞、稱、賀、超、永、城、人、  
中、河、南、武、寧、元、跋、而、知、書、為、貴、州、總、兵、坐、罪、免、後、上、疏、言、兵、部、中、樞、  
陳、新、甲、起、為、河、南、總、兵、以、私、怨、殺、御、史、魏、景、琦、舉、人、喬、以、楷、生、員、王、  
奇、珍、三、家、百、餘、人、遂、據、城、稱、叛、巡、撫、王、漢、存、密、旨、討、之、為、兵、部、所、洩、  
漢、率、兵、至、反、為、所、殺、執、永、城、鄉、紳、丁、魁、楚、練、國、等、迫、令、上、疏、保、之、  
未、幾、鳳、督、馬、士、英、合、兵、圍、討、超、困、出、降、解、赴、京、師、上、法、獻、俘、于、闕、



下大声呼冤枉者再三上奏問

七月初十日上召三法司錦衣衛刑科掌印及山東武陟道金子雷演祚耳中左門命該衛提范志完門外伺候先是演祚疏言志完兩年僉事遽陟督師不問知兵善戰徒恃行賄躡陞非有大党何以至是方北兵攻陞不下去陷臨清越五日而志完始至聞破景州懼死逃入德棣臣未之許乃托德州大紳徐陞僑寓詞林方拱乾晤臣于南城古廟臣荅以援兵非受塚之用督師非入城之友不問薊州之陷由夷丁內潰乎此臣目覩最真者也若夫座師當朝國祚代庇玉帶明珠懸作市賣扶鎮之囚子部堂臺省半屬願指氣使之私人稱功頌德遍于班聯君前臣名通廢常禮至于中樞主計惟喜虛文誇

餉必餽常例第金必帑三千兵部則推陞有估缺之價叙功憑孔方為優一則本偶昏貪聽司官吏看作弊一則深揖長跪叩閣部科道免忝虜倡寇獺惟以添搭添督卸脫護推徒為破甑燃灰之巧因何有金城專祇之實著上覽疏奏之命曰計臣李待問傅洪訓樞臣張國維及戶兵科俱議處志完等解質究隨召演祚入京至是召問演祚前劾志完縱兵淫掠及金銀托方拱乾行賄果否演祚對如前奏曰召拱乾入又問演祚稱功項德遍于班聯是指何人對曰周延儒招叔納賄如起廢法獄蠲租俱認為己功兩次考選收為門下凡賣巡抚總兵必經幕客董心蔡之手又令馮銓之子送物回家上命立逮心蔡又問志完逗留淫掠之狀志完辯無有且曰是日臣在大王

庄督總兵賈芳名等禦敵乘大風却之上年生妄又問吳履中尔察  
核志完云何履中对如演祚云上曰趙光忤尔追留但恭志完何以  
尔之命并逮光忤薛敏中而拱乾辯在受賄予上不問

二十六日工御中左門東宮二王左右侍召三法司等官及御史蔣  
拱宸即中吳昌時上問昌時结交廠衛存何意見昌時辯云無又問  
馮銓結親受其系金昌時云川聘從無系金之理又問欵皆拱宸  
疏中可參也昌時一一辯对不尔上令夾板將昌時二夾敲四十槓  
斷槓二根上疑有弊着錦衣喬可用門外候旨昌時暈絕而蘇復奏  
云五案之大法失予必誅川間之功死察歸同任東協失予拱宸何  
以免晚上問拱宸行間失予情形拱宸不能答目并拿下候旨隨下

諭云吳昌時大奸巨猾却三俊何以破格錄用着议处張國維職任  
中樞失事至大侯怕弄斥不援坐糜糧餉俱拿解京究問郝炯蔣  
拱宸方士亮尹民興扶同欺飾并喬可用俱着法司提問郝蔣以忝  
昌時賍款不實方尹則先奪命隨輔臣出征也

諭吏部朕隨輔臣奪命隨輔臣出征也  
或至大机亦不妨至东司密商並不許擅詣私宅投謁送遞私揭犯  
者緝糾於斬善内閣陳演有揭嚴飭往耳也說者詔演如此自慎不  
知後為瀾賊所矣獻多金何耳

諭吏部差及台上江漕儲副使方岳貢來京陛見尋以召对稱旨特  
陞協院左副都未幾即以原官同李建泰入閣辦事從其閣臣無僅



帶副都御史銜者三百年來唯岳貢一人而已先一日召對適上詰責吏部某子尚書郊三俊云臣正以糾駁岳貢云何不即以摠奏一語探當上意遂乃大拜後閩賊破城不早引決竟被刑辱而死時有給事中時敏部擬例推全華知府托同鄉求援于方方令急具一條陳疏進才敏即具一套疏忽奉嚴旨下部議處衆批評不能可設遠例推疏上方票旨時敏正當議處何得遽以陞擢員缺另推後以雲疏奉旨時敏降三級始日營子仍儼然掖垣矣其舞文弄杈如此岳貢以崇禎元年為松江府守歷十四年不遷同時蘇州守陳洪濫則歷八年不遷皆以錢糧不清降罰至二十餘級兩人于糧務實未精以任吏者耗蠹不能辨也陳過于仁厚終身及休息民皆沾之方則唯存生氣不津日以詞訟作書怕日得延譽內廷躡位宰輔率致身名俱敗使不遇國變矣同漢家良二千石並傳矣

八月諭刑部瘟疫盛行民間罹災甚慘大小各官都着洗心滌慮共圖挽回獄中情輕犯先以釋放候旨可涉矜疑者作速問結未幾上召刑部尚書張忻問曰獄中各犯可悉該放否忻曰此時瘟疫遍行物故者多慘不忍見所以取保放出若失悞材強者仍禁不放上曰放也罷了各犯就帶方巾穿皂衣在好拜客如慈闈元姜塚尹民興等這等可惡忻出即拘喚數人還監收禁時京城瘟疫盛行朝病夕逝人人惴惴有全家數十人一夕并命者上特令張其人建醮祈禱而終無驗日中鬼出為市店家至有收紙錢者乃各置水一盆于門投銀錢于水以禱出憐民間終夜擊銅鑼聲以驅厲祟聲達九重上不能禁景象蕭條識者早知有甲申之禍矣

諭內閣禁奢靡止宴樂前已奉先生面諭還宜擬旨通飭朕于元旦  
老至壽節端陽中秋及諸大典禮陞殿方許作樂其餘皆免朕浣衣  
減膳已有諭旨今用錫木器以示儉約金銀各器典禮去留用餘  
貯庫以備賞賚內外文呈涉巫俱宜省約吉力辦賊先生每將先年  
旧旨再參看欽此

上性儉約營用多完衣庚辰秋後以念聖母失心齋素用湯初  
係全玉自後止用磁漆器袍服大袖止徐氏言夢皇太后奎與下  
以尺五寸為則辛巳六月瀛國大夫不妨量進肉味奉旨聖母托夢  
降笑語如家人請上除齋戒日外不妨量進肉味奉旨聖母托夢  
朕心不勝思慕除郊廟祭告遣謁忌辰朔望仍齋戒外其餘日用  
嘗膳於先殿收回祭品量用自是始用葷沽每畜祭祀散齋七  
日致齋三日皆出宿回宮殿或  
武英殿侯禮畢始回宮殿或  
十月 日刑部奉旨周延儒檄械欺蔽以匪營私濫用匪人封

疆則悞屬旨已明不擬豈足蔽辜姑念一品大臣著錦衣衛會同法  
司法于案前勒令自裁准其棺斂回籍先是部院看議云周延儒召  
起田間隘以師保可稱千古殊遇受事之初將順聖旨有蠲租起廢  
解網津赦詔大以天下想望太平自宜永矢精白仰替宸漠乃防簡  
疎于此匪居身涉于營私又云精神慣用之揣摩伎倆搆功于閃爍  
一時之倖實日甚孤極公以自悞國嗟何及矣以大官受財

枉法律擬凌烟瘴地方充軍奉旨勒令自裁善出自聖斷云

院部看語畧指數句案中情罪受考當心奴若如流侍種之至  
有受賄縱敵之說夫力能鐵敵方能縱敵湯生以莫須有之案有  
識者俱不  
以為然也

同日奉聖諭范督范志完趙光忬薛敏中失陷封疆着即會官處決



吳昌時把持朝政奸狡百端也着斬決了罷吳性凌雲南金齒充軍

迎晝夜營謀惟是挑構反覆望門依附則政頭換面以呈身入幕

求容則紙痔吮癰而獻媚陽為澆瀟反驅作誇奸除竟之公以津

傾排偏矜有獲聖正人云力投拜飛補薛國觀遂觀觀手考選串

通逆業海鐘而假寄也聲捕臣柄政之時自昌時用而議於煩瀆

亂是累家臣考昌時也教語描寫已盡可作昌時小傳也廷臣咸薦

由兵部任密雲巡撫以勅總監鄧光韶滴成薊州破日廷臣咸薦

其才起任薊遠總督謂家資以

張獻忠死破襄陽後破黃安破黃梅癸未正月破蘄州荆王播遷兵

仿許文昌岐死之遂陷黃州破麻城徑葛臺洲渡五月日破武昌

先是賊至江北省中及府皆泄之各言城守者忽中夜有呼于街者

曰賊至矣闔城男女驚起狂奔至曉寂然未見有賊如是者教夜人

皆玩之不以為意及是曉登城望之泊江皆賊船矣兵民一時驚潰

賊入城盤踞楚王府搜取庫藏及劫掠紳民各遺以篋與籠王沈之

江屠慘殺萬人驅男女教萬人于教坊聲言姓名眾死集傳令跪上

考亂破跪下考亂箭射死百各一存積屍浮江之水為赤其未殺考

多則斷手足齧毀目鼻各一全形獻忠遂僭稱偽號鑄西王之寶稱

武昌曰京城偽設六部五府開科取士殿試取三十人為進士授郡

縣及在城各及死難者各將崔文榮與賊格鬪死長史徐學顏為眾  
賊斷左臂右手持刀不赴賊支解之紳紳大學士賀逢聖與文榮守  
陞勝門城陷均家衣冠向北再拜以巨舟載家出墩子湖擊舟全  
家溺死子觀明光以俱夫婦全死逢聖屍沉百七十日不壞至十一



月壬子始克欽自此後常武衡泣相繼告陷八月破岳州長沙巡按  
劉熙祚長沙推官蔡道憲俱被執不屈殉義最烈別有詳記同時殉  
難者又有知縣嘉魚王良鑑鍾祥蕭漢蒲圻曾斌均州胡承熙衡陽  
張鵬翼興都留守徐壽崇武昌通判李毓經歷任文熙上閩闖賊在  
崇祀密島之間嚴令孫傳庭出閩相機掃蕩先是賊盤踞楚豫間有  
窺閩中逼金陵之意廷議催傳庭進勦傳庭故將家子九邊精銳悉  
隸麾下又授潼關之陞初試小勝遂取一大創之時高傑為摧鋒傑  
不肯用命再三止傳庭勿出秦撫馮師孔教言損兵久矣非朝廷  
命我言也且寇日強橫將何可底傳庭不得已以八月二十日出師  
逼賊：匿精銳驅殘民誘我虜有斬獲遽以捷聞前川三百餘里賊

伏剽起進退失據芻糧不繼兵衆大潰時將士家屬盡在涇原高傑  
詔潼必不可守莫若收合各兵保西安以固根本傳庭不許曰若退  
則潰不可止不如聲言進戰及賊引而遁我可待餉賊偵知之則旦  
挑精騎壓壘我師即奔潰器甲山積騎兵悉退入閩步卒後至賊尾  
之獲可弃甲仗甚衆乃偽為步卒裝襍入閩：內伏兵免多砲聲一  
响閩門即閉時九月初六日也諸帥倉皇四散西安人王根子私降  
賊縱賊大入道王楊王休布政陸之祺以下皆降西安遂陷傳庭方  
在閩上為兩旬西番喇嘛僧二百餘擁之西川死于亂兵自傳庭死  
而秦地悉陷遂破榆林入太原直通京師矣一時殉難死者皆城  
則巡撫馮師孔按察司王綱長安知縣吳從義渭南知縣楊植高維



則道臣黃世清蒲州知縣朱一純高州鄉民則原任為書南金仲浩  
對都御史朱崇德原任巡撫源清焦源溥御史王道純秦汝田時震  
主事南居業蒲州鄉民則副文祝業齡咸亨舉人朱汝泉中書知縣  
則朱彩越有一未配妾六投繯死都司一吏丘從周六罵賊死  
孫公以將種奮甲科由知果陞吏部有吏才至崇禎七年任陝  
西巡撫禦賊有功死廷保空總督以同多不相能稱病求去言臣  
治言却責悞更革賊下獄張獻忠死降復叛楊嗣昌失事自盡傳  
宗龍汪喬年相繼敗死孫從獄中請討賊自贖乃復官總督勤寇  
初奉密諭誅賀人龍抗言部眾分收領之誓師出關頗有成方  
捷取至京廷臣初色相賀未幾而敗抗雖至矣考其可由皆馮  
撫趙之又是時能給予人霖方存反在秦占責以存命討賊宜速  
進毋退不日已微倖一出竟至于敗嗟乎國之將亡神奪其鑿四  
路出師決于紅旗之鏖至于一敗塗地中原為墟是惟潼關不守  
陷于熊馮之流言遂至于敗塗地中原為墟是惟潼關不守  
而馮平能殉賊然于國亡之後亦航海全節而死悉可免後人之  
謂於矣

自成自初起至是剽掠十餘年免席捲楚豫始有大志然地四通皆  
戰場所得郡縣官軍旋復之况奄有全秦百二山河遂不可制自成  
據秦府偽授秦王存樞權將軍世子妃劉氏曰國破家亡願求一死  
自成遣內外家秦藩富甲天下賊之犯秦也戶部尚書倪元璐奏曰  
天下法藩在秦晉山陞用武國也宜務兩藩能任殺賊不妨偽之  
以大收之權如不知兵宜悉輸而有与齊盜何如餉軍賊平之後  
益封兩藩各一子如親王例亦足以挾之兩王獨不鑒十一宗之禍  
承贖王忠而熟于計必知可變矣書工不省賊初專事殺掠牛金星  
劫以不嗜殺于是禁戢其下民間安堵遂改西安府為長安府  
自潼關破賊乘勝長驅如入無人之竟京師大震廷議以兵部傳



即余應桂為總督命御史霍達為監軍十一月初三日上召對諡應  
桂曰逆寇入秦特命前往早平狂寇早安黎民有忠勦然後有善抚  
有奸將自然有好兵有好有司自然有好百姓在尔实心去做應桂  
再三稱難言賊已入關州縣瓦礫可葺臣兵三萬及糧餉尚無實着  
陝西免為賊所蹂躪本地糧餉如何追徵所撥川餉亦隔省為梗上  
呼戶部倪元璐問該部何以應之元璐奏懷慶現貯有餉銀十萬又  
司官劉和弼催到十萬又剩有五萬秦中勦餉原額七十餘萬如西  
安未破憑該督設法督催接應桂奏催徵已難只有山西就近可  
以接濟元璐奏山西近京只有此項可濟邊需不敢輕許上曰也亦  
撥世與他伯鯨奏他討馬岱應桂奏馬岱員好將官上呼署兵部張

伯鯨諡宜選兩員與他伯鯨奏他討馬岱已推保鎮尤翟文已回止  
有孫獻捷見在京營應桂原任保鎮姜瑄以通賄薊鎮薛敏中以失  
事二人可用上不許着另推呼霍達命作速前去料理達奏昨接  
按臣孫毓炯報孫傳庭不知下落按臣東走接臣馮師孔西走未知  
存亡如有兵有餉臣不惜一死以報皇上無兵無餉空死無濟自慟  
哭伏地上許學熟練地形实心任事今如諡內事有功破格陞賞上  
命抚臣擬諡頒給銀幣紵絹各項為犒賞用又令御馬監撥馬數十  
匹與家丁騎坐令兵部速選將官同去又命吏部李選去察邊抚宜  
易考目以為甘肅巡抚林日瑞云時賊已入關方推秦督各省川考  
上詔罷廢諡臣原以知兵奉何至欲推督抚反若無人聖言善有所



指、应桂亦一也、部中不以已推之、故实非边料、上特赐宴于中左、  
直度会、阁臣待宴、应桂以命、後日夜悲泣、勉出都门、则伪官充斥、  
赴任之地矣、

是时朝在碓板、和率自思、莫有以贼在焉者、阁中票旨、但云以匹、  
马不入焉、攻兵部议兵、但云以死、和国未闻作何调遣、上下和蒙、  
驯至败也、  
莫之省也、

李自成死、破西安、遂破延安、破凤翔、以逮榆林、兵伪副及都任、及故  
总兵王世显、侯世禄、侯拱极、尤世威、惠显、李昌龄、尤翟文等、欽各堡  
精锐入镇、城大集、将士问之曰、若等守乎、降乎、各言效死、无二、遂推  
世威为长、王号令、缮甲兵、贼遣伪及说降、不听、贼怒、环四面攻之、城  
上强弩叠射、殺賊无算、贼稍却、已復益兵力、攻逾旬、不克、贼以衝車

環城穴之、城崩数丈、賊擁入、城遂陷、都任合室自经死、尤世威、縱  
火焚官家百餘口、揮刀突戰死、汝将各率所部巷戰、殺賊千计、賊大  
至、殺伪殆尽、无一降者、合城婦女俱自尽、文武将吏以及士民死者  
数万人、榆林为天下劲兵处、频年缺餉、军士饥困、而殫戮殉城志不  
少挫、榆林免屠、賊搗宁夏、总兵官按民迎降、三边俱没、賊在後、破長  
驅而东矣、攻庆阳、城守不支、遂陷、执韩王、兵伪段、復具知府董、阮、  
绅、大常、少卿、麻、僖、俱死之、已復遣賊陷甘州、賊渡河、蒞浪、凉州二街、  
俱降、遂圍甘州、巡抚甘肅林日瑞、已存旨罷、職尚未離任、同总兵部  
入吉、同知藍、臺、等、並以力屈死之、殺居民四千餘人、西寧堅守、  
不下、至明年二月、詐降、殺偽及、賀、錦、等、

張獻忠免破武昌隨返兵破長沙一路至四川陷涪州瀘州圍佛圖  
關進圍重慶悉力拒守四日而陷瑞王合宮被雖舊抗陳士奇知府  
王不恤皆死之賊屠重慶取丁壯萬餘刻耳鼻斷一車驅至各州縣  
兵至不降者視此而例但能殺王及府吏封府庫以待則秋毫無犯  
由是所至官民自亂無不解甲投降者矣進陷成都蜀王亦合宮被  
雖巡抚魏文光及道府各及皆死之姓名不能詳記所知者惟推反  
劉士斗華陽知縣沈雲祚仁壽知縣顧繩貽成都志和吳繼善、  
一門四十餘口皆同日并命焉尤慘云獻忠大索全蜀良紳至成都  
皆殺之免而熟榜試士誘生遠近爭赴獻忠以兵圍之擊殺數千人  
皆決紙握筆以死蜀中士類俱死復大殺百姓全蜀數千里蕭條絕

冬人跡蓋甲申年秋冬予也中原多劫獻忠遂奄有兩川幸自成敗  
後益發兵攻漢中陷之獻忠遂巡自守不敢出未幾獻忠以病死於

蜀以養子望可望嗣領其眾焉

當日破京師裁君后者闖之罪惡實甚于獻而蹂躪楚蜀殺人盈  
野多獻云暴虐尤甚于闖蓋天實生此二賊以亂天下然予所為  
固多史冊以本所不經見之更近妻吳梅村先生記西寇始末頗  
詳茲不具述

上念宣鎮凌京藩屏援勦必先以馬缺發御前銀三萬給鎮臣唐鉅  
令市馬閣臣蔣德璟奏言該鎮買馬額銀兵部歲發不貲未見如何  
收買茲收另發死犯例且且鈺復浪費一擲也上不所未幾大同山  
海各鎮臣引例討御前銀買馬上思璟言不復發鈺以貪淫為宣督  
王繼漢奏提前銀竟不可問



吏部文選司、兵部職方司為用人之地。歷任正郎，多不能副上意。因  
將起原任太常少卿沈自彰，以原官晉文選司。原任四川布政使張法  
孔，以太僕少卿管職方司。沈係辛丑科，由孫令歷任部曹、府道。以天  
啟年布政使陞常少宗，預元年致仕。張係庚戌科，由戶部歷任司道。丁丑  
年，以四川布政使考察華賊，茲忽以陳方二補薦，特起廢籍，改授吏兵司  
官。皆未有之矣。予也。任未久，即遭國變，不能殉節，為賊夫辱而死。  
浙粵二鎮缺已一年，因營求者多，相持久不推。有大璫王之心，云弟  
之仁，久欲得之。兵部堂司引嬖，置為緩局，以致蜚語上聞。特召職方  
郎王永積入，依殿詰，言不推之故。永積以邊鎮方急，未暇推及內  
地，為對六實語也。上怒，鐫其長，實孔出此缺，以予新職方也。有大力

去，果得二鎮以去。

十七年正月，大風霾，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破城。鳳陽地震，閩賊李  
自成稱王於西安，僭國號曰順。改元永昌，以牛金星為偽丞相，立少  
政府尚書等僭官。恣掠河東、河津、稷山、滎河、緱州一路，遣偽牌投于  
兵部。步三月十日，至會同館，繳兵部執牌。考訊之，則京師人自涿州  
還，值逆旅客，與千金代投，以為詐斬之。

宮中向有密室，累於不屏。至是，工忽以屏視大璫，固諫不納。進見  
室屋三間，中唯小红廂一隻。啟視之，有小畫三軸。其一畫文武百官  
，一手執彩冠披髮，亂走狀。上曰：此殆言及多法，亂耶？其一畫兵將倒  
戈，奔甲冑，及負襁奔逃狀。上曰：此是軍士背叛耶？其第三軸，則心畫

有一人短衣跣足披髮中烈儼然御容也羣獠相顧失色上為憮然出  
吏科吳麟徵疏請并山海關外寧遠前屯二城檄吳三桂入關屯宿  
近郊以衛京師蓋寧遠在關外徒守甚難先年賊方趙光忭出關察  
核已有此議去詔各故弃地不可今當有警徙三桂精兵入援實為  
計也上下廷臣議閣臣謂關門兵未可輕調弃地作何名目持不可  
且答麟徵言之失乃不果川三月中警報益急兵部以為言上獨  
斷是是內閣乃肯川就請降旨吳三桂向撤兵予如何往返經日遂  
遲師三桂以二十日抵豐潤京師先以十九日陷矣  
罷兵部為右馮元勳以原任兵部都給事中  
新陞添設兵部右侍郎  
張潘彥代之仍直翰林院學士

為樞輔初任孤左以禦寇有功考選戶曹以召試改翰林時楊嗣昌  
為樞輔屬臣私人沈迅荐籍彥才改授兵部都給事中本領收為同  
竟也籍彥到任即疏參嗣昌且於對時言臣起復遂超拜佐部  
疏正樞席皆出帝心特簡受子未久忽遭大故先免不復畫一策  
以濟變後復不能拚一死以報國南渡之日幸借名以復及鼎革  
之後又反顏而受職究以文聲名獲免及身家可不哀哉  
元勳與其兄元勳同以文聲名獲免及身家可不哀哉  
諫垣頗多其兄元勳同以文聲名獲免及身家可不哀哉  
託病堅辭幸免相繼齋志而  
際身言悲未幾相繼齋志而  
沒職考悲未幾相繼齋志而  
命免空聲速向授翰林修撰來京陛見聲初任庶吉士己巳之警同  
劉之綸請纓自效改授御史監軍事平賊任養親家居值寇警練鄉  
居以術地方鳳督馬士英所募黔兵亟徵爭聞失事士英具疏奏之  
李自述向声六先具疏辯上察其枉且追念昔年旧勞故有命併給



造郵之編云、聲量時已丁、詔未遑赴、乙酉之變起、我不克挺身赴、  
建隆客殉節于舊都、

正升三十日、上召閣臣及吏戶二部臣入文華殿、諭吏者李迥知曰、  
廷臣所奉知兵及清及皆當核實、不乃濫徇、又諭戶者倪元璐曰、各  
邊需餉日急、目前即亟措處百萬元、璐言外解未到途中、梗阻曰、  
浙中東陽土寇之變、上曰不必奏、即與輔臣商議措置、因取光時亨  
疏、目閣臣曰、先生每票擬須俾朕言、這票內聚餉、小人是何人、閣臣  
蔣德璟對曰、即是係練餉部科、上曰部科何人、璟曰、原任戶部者、  
李待問、科臣保記不志、上曰朕如何是聚餉、當時只說練兵、璟曰、  
免有日餉五百萬、新餉九百萬、餘萬改培出練餉七百三十萬、當時部科

實乃係聚餉、且可練兵、而今皆易在、上曰倪元璐已并三餉為一、  
了、璟曰、戶部雖并三餉為一、州縣進徵、只是三餉、上曰前票、孫晉奉  
免是徇縱、這光時亨本內、所奈何人、並不以言、這等票擬、顯是朋比、  
璟奏、臣孤踪獨立、與二臣並無一面、一向在御前說練餉、當蠲聚餉、  
之、此不是今日方說、務輔臣同李迥知倪元璐、皆為求寬、倪止以鈔  
餉係戶部、朕掌自引咎、上曰起來、汝承旨退、二後璟具揭、稱免奉  
御批、朕知道了、而鈔法已停免、練餉亦議裁矣、璟連疏求罷、至三月  
初一日、始以旨允、放仍賜銀幣、乘傳云、先時有建議、以鈔法者、鈔皆  
舊寫、以使姓名、五年填滿、繳換上、以畫印鈔之命、侍郎督鑄、鈔提奉  
司、閣中票擬、屬不合旨、上于宮中傳鈔式、令鑄印二面、相連、又改五

年為四年云

歲大學士李建泰出師勦寇二十六日行遣禮命駙馬都尉萬煒以特牲告太廟上親御正陽門校建太節劍仿法駕警蹕賜宴餞之五府掌印侯伯內閣六部都察院掌印及京營總協侍立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大漢將軍侍衛設宴作樂上親賜建太御酒三杯即以杯賜之慰諭再三曰先生此去如朕親小令內璫為之掛紅簪花鼓樂導為方劍而出上目送之又賜手勅有願卿早蕩寇氛旋師奏凱侯封進爵鼎彝勒銘語及軍旗番十餘番自午門外排列至正陽門旌旗金鼓甚盛建太御肩輿川不數武損折識者知為不祥是日大風沙占曰不利川師校進士凌駟駭方主事隨輔臣監軍赦李政修

飛軍前効用以郭中傑為副總兵充中軍旗鼓西洋人湯若望隨川修火攻水利建太出都道關山西烽火甚急日遲其川日三十里師次涿州營兵逃功者三千人次東光紳衿城守不納備攻三日破之皆知孫張弘基殺鄉紳王佐是日即移師出城初建太承上寇命恃有家財可佐軍需後聞家已破進退失措有逸巡畿內而已二十九日上传命工部尚書范景文禮部侍郎丘瑜俱以原官入閣辦中後城破上崩閣臣中從死者唯景文一人不拉夷屍一席地盡作卷冠楚囚矣

存自成陷蒲州及汾州遂以二月初五日薄太原山西巡撫蔡懋德遣牙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傷于砲牛勇陷陣死一軍皆沒城中



奪氣困守兩晝夜初七夜風霾大作初八刻風愈烈飛沙揚塵賊  
風緣梯而入城遂陷懋德先<sup>已</sup>知不支手寫遺疏付監紀賈士樺曰  
君若此疏上聞俾廷知今日為有不逃不降從容死節之臣也時  
緊隨唯中軍應時盛<sup>先</sup>先<sup>先</sup>親妻學曰外无救內雖守抗院忠義我自  
矢吾誓必相送汝輩不若從吾皆為厲鬼毋為賊辱也先將妻孥及  
一子手刃之次日同按院被執不屈罵賊而死同死者布政趙建極  
守道毛文炳而下共四十六人<sup>姓名俱詳</sup>賊破太原後遂至忻州攻代  
州薄寧武閔繼兵周迺吉悉力拒守殺賊千餘或言賊勢至可欵也  
迺吉曰戰三日已殺賊千餘一軍盡為忠義若一不支縛我以  
獻若輩可無恙于是眾心益固會兵少食盡不敵而敗城破執揮刀

力闢被執磔死遂屠寧武賊遂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濶孤立而場  
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  
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尽竭又云公侯皆含肉紈袴而倚為腹心  
官及悉斃糠犬豚而借唇耳目獄囚囂士無抗禮之心征歛重

氏有偕云之恨人讀之无不扼腕憤恨也

上下死已詔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  
託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考災害頻仍流氛日熾忘累世豢養  
律并載凶殘赦之益驕接而輒叛甚有受生煽惑枉忘敵愾者朕為  
成父母不<sup>以</sup>而卵翼之及為朕赤子不<sup>以</sup>而懷保之坐令秦豫丘墟  
江楚腥穢飛龍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及罹鋒鏑蹈水火殪是以

骸積年丘者皆朕之至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川齋加賦多苦藝之  
 亦預徵有稱貸之至者、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山~~熟~~田~~田卒汚萊望烟  
 火而乞門~~號~~冷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及凡日月告凶旱潦海至  
 師旅所處疫厲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王~~叢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  
 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慮、言及首鼠而議不決、武將驕懦  
 而功不奏、皆由朕抗御失道、祿感未孚、中夜以思、跼蹐无地、朕自今  
 痛加創艾、深省夙愆、亟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旧制以息煩囂、行不  
 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好~~之科以省民力、至于死廢~~法~~法、亟有公忠正  
 直廉潔幹才、為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確核推用、草澤豪傑、有  
 恢復一郡一邑者、分官世襲、功等開疆、即陷沒脅從之流、能舍逆反

正率眾耳~~歸~~許赦~~飛~~立功、能擒斬~~闖~~款、仍予通侯之賞、於戲忠君愛  
 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兇、誰~~在~~公憤尚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  
 功、思克厥愆、歷告朕意、

吏部奏大寇就擒、奉旨~~陳~~子~~就~~定~~變~~可嘉、著授兵科給事中、先是、在  
 揚之變、實推許都為主、都~~任~~任侯好義、遠近信~~然~~邑令姚~~孫~~集貪虐  
 殘民、借名偽亂、橫派士民輸金而坐、都以~~系~~計都~~實~~中人產、勉輸~~數~~  
 百、自詣告~~減~~國有~~忤~~言、適有奸民假中~~璫~~名、招兵~~于~~于都~~無~~涉也、予  
 發~~文~~致之、又摘~~言~~不~~刻~~社~~稿~~姓~~字~~、詔~~是~~結~~黨~~謀~~叛~~、會都~~莖~~母~~賓~~客~~咸~~  
 靡~~肩~~氣~~考~~互~~煽~~之、因~~發~~憤~~率~~兵~~以~~誅~~貪~~吏~~為~~名、民~~怨~~毒~~已~~深、旬日之  
 間、遂聚眾~~數~~萬、掠~~東~~陽~~義~~烏~~浦~~江~~三~~邑、巡~~撫~~左~~先~~、先~~聞~~變、即調兵~~川~~



勦民者保寨拒敵官兵大敗子龍時為紹興推及命之監軍子龍說  
都實犯反不至為貪令所激耳今親信責書桂瑛都即率生同子十  
三人解甲投降子龍為之請命光先不許悉斬之餘党尽散浙亂以  
平子龍向以文存名世南渡時為諫官有聲國變之後謀起大義不克而  
出原任兵部為右張國維于獄台對中左門以原官督浙直兵餉國  
維拜命後即賊信漸迫星夜率數騎南川以不及于難吏科馬嘉植  
韓如愈等亦借催銀等差連轡而南至山東如愈為劉澤清差兵殺  
死於道

國維本浙人在諫垣時能不附同鄉烏程之党終亦不為崖谷故  
烏程容之鎮撫蘇松歷七年之久雖多大功績而與民休息民頗  
頌之至中樞任本不勝况值時事多艱前人敗壞之後取時  
和道交章於列有曰深揖打恭便成賊業亦畧其大而苛乎細也

光時再任戎政與  
履鐵塘登守卒能竭力盡節一死以畢事又嘆亦可以傳已  
右對文華殿上手左都御史李邦華密奏內云輔臣知而未敢言其  
武洵之語指詢何事輔臣陳演對中允李昭慶疏及少詹項煜疏議  
單上印簡洵然於前應環奏廷議俱言東宮宜往南京監國上不应  
次日給事中光時亨即疏奏李昭慶南迁為邪說昭慶疏辯上印以  
光時亨面詰曰一樣邪說却只奏李昭慶何也顯是朋党姑且不究  
又曰語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事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為朝廷分憂  
而前謀乃若此耶至三月初四日召對後議閣臣曰督輔李建太有  
疏勸朕南迁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大學士范景文左都李邦華襄  
城伯李國禎請先奉太子抚軍江南光時亨曰奉太子往南語亟言

經何為... 為唐肅宗... 景文等遂不... 上改向戰守

策眾請默然... 工欵曰朕非亡國之君... 汝臣尽亡國之臣也... 遂拂衣起

嗚呼... 國固存古人有... 時賊鋒已蔓... 齊魯南北... 聲息中斷... 即出國門

往一往... 無咎... 上之英... 早見及故... 屬次... 對環... 顧無人... 不禁

復有... 朕守... 死社稷... 偏不... 為... 正矣... 悲哉... 朕非亡國之君... 汝臣皆云

至恨... 宜直... 遺民私痛... 已... 詔封各總兵... 吳三桂... 平西伯... 左良玉... 寧南伯... 唐通... 定西伯... 黃乃功... 靖

南伯... 劉澤清... 實陞一級... 劉良佐... 高傑... 馬岳... 馬科... 姜宣... 孔希貴... 黃斐... 葛

汝芝... 高第... 許定國... 王承胤... 劉芳... 名李棲鳳... 曹友義... 杜允登... 趙光遠... 卜

從吉... 楊御蕃... 等各陞署一級... 各督抚... 分別加陞... 始徵... 吳三桂... 王永

吉率兵入衛... 又召唐通... 劉澤清... 入濟清... 前命移鎮彰德... 因縱兵劫掠

臨清... 奔通... 以八千人入... 聖齊化門外... 陸見上慰勞... 信至尋出內帑

十萬... 命太監杜之秩... 監其軍... 通倨傲甚... 詔上大帥... 我又以內官節制

我是不敵... 一奴才也... 隨奏兵寡賊眾... 不敵... 當往居庸... 關設險以待

拜疏... 即不俟朝命... 免命... 居方... 即倒戈降賊矣

命太監高起潛... 杜勳... 等分保天津... 真保宣府... 各鎮監軍... 兵部言各處

民物力不繼... 而予... 叔... 紛... 擊... 反... 互督抚... 各良有所藉... 口上不聽

命連魏藻... 禮部... 尚書... 文淵閣... 大學士... 總督... 河道... 屯練... 往天津... 方岳

資戶部... 兵部... 尚書... 文淵閣... 大學士... 總督... 漕運... 屯練... 往濟... 言... 有言

各官不可... 出... 即潛遁... 遂止... 不遣... 未幾... 陳演... 蔣... 環相繼告... 攻藻



此即為首輔當罷演之先一日上語演曰朕不喜做的先生偏喜做  
飛燕做的先生偏不喜做善指言南廷及遣兩輔語也

賊犯大同兵民皆欲降命守城守不效總兵朱三樂自刎巡撫衛景  
璠督理糧儲戶部郎中徐有聲朱家仕俱死之文學李若葵合家九  
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李自成入大同殺代府宗室殆盡田偽將  
張天琳守之天琳殺慘凶暴後為陽和軍氏約鎮城軍民內應殺琳  
賊犯保定督師李建太已病中軍郭中傑縋城降賊入城建太被  
執御史金毓峒守西門賊執之入三皇廟見賊帥毓峒奮拳毆賊帥  
仆地躍入井中死妻王氏自經從子振孫以武奉効力川間登城射  
賊多應弦而斃城陷衆解戎衣自匿振孫衣襦補大呼曰我金御史

姪也賊支解之毓峒子婦陳氏年十以生祖母張氏母楊氏嫂常  
氏尽投于井張抱一孫于懷而下侍婢四人亦同下時三月廿一日  
京城已先三日破矣

賊陷陽和遂長驅向宣府：：叛將白廣恩貽總兵姜瓖書約降監  
視太監杜勳緋袍八騎郊迎軍民聚謀藉：巡撫朱之煜徂川巡城  
見大砲曰汝曹試養之可殺救百人賊能殺我無恨矣衆又不應之  
馮不乃已乃自起燈火兵及競挽至手之馮乃奪刀自刎死軍民遂  
迎降鄉紳張羅彥自殺

時京師以西汝郡縣望風瓦解或降或遁賊移檄至京曰十  
日至幽州會同館繳京師大震十六日陷昌平州十七日王方御殿

召考選諸臣，問裕餉安民策。對未及半，秘封入，上覽之，色變，即起入  
被，臣立候多時，命俱退。始知為昌平失守也。是夜賊由沙河直犯平  
則，門竟夜焚掠，火光燭天。十八早朝，上召對諸臣，而泣俛首書御案  
十二字，以示司禮監王之心，即拭去。語正方侍班，襄城伯李國禎匹  
馬馳灑下汗，浹衣。內臣呵止之，國禎曰：「此何時也！」君臣即求相見，  
不可多得矣。工召入，奏守城軍不用命，鞭一人，執一人，收卧如故。上  
乃命內臣俱往守城。十九日早，大雨，止賊攻城，礮聲不絕。上幸南  
宮，登紫峯山，望烽火不絕，徘徊踰時，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成國公  
提督內外諸軍，平夾輔。東宮時，涉澗，臣已出，內臣置几上而去。上入  
中宮，視后繙畢，仍回南宮，望紫峯山。壽皇高自縊亭，新建澗內，標  
處也。太監王之心對縊，語文武臣相隨死。雖考澗，臣范景文而下凡  
二十餘人，另有紀。





